

種一第書叢劇史歷

君文卓

著 涵 惲

版出店書文毓

1940

歷史叢書第一種

卓文君（實價國幣六角）

著作者 惲 涵

出版者 毓文書店

四馬路中市

經售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電話九二二一三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廿九年六月出版

前記

記得張綱在寫與謝野晶子論文集的序文上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所以要譯與謝野夫人的文章，也正如夫人所說，並不是出於我是女性，她也是女性的性的差別觀念；是爲了她的極進步，極自由的思想，極真摯，極誠懇的態度，極正大，極公平的議論，已經感化了她的國中的青年男女，覺得對於我國多年受了束縛囚拘而熱烈地希求解放的青年男女，實在有一度介紹的必要，纔敢不度德，不量力地大胆翻譯的。」

我寫這一本劇本的動機，這是正代替了我要說出寫這本書的動機，可說完全相符。

「文君私奔」，在舊小說中，平劇中，均有之，正史上亦有見緒。但事至今日，我寫好這本劇本後，在四馬路某家書店，還曾看到一本小說，牠的書名是這樣的

：「風流寡婦，夜半私奔，——卓文君」，我看到這本書，真使人氣煞了，到了現在，還要這樣受人欺，受人鄙視，也未免太鄙視我們女性了。

郭沫若先生，曾在三個叛逆的女性裏，在卓文君一劇第三幕上，有「你們老人們維持着舊的禮教，是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本劇仍引用）」

郭先生寫三個叛逆的女性，當然是懷着滿腔熱血，要推倒舊禮教，舊風俗的。現在，時代已激變了，我們女子亦隨着時代而獲得爭取自由的機會，我們要爭取自由，爭取勝利，當然要我們努力。

卓文君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記述，卓文君之投奔相如，原由相如琴心挑之，再「相如乃重賞文君侍者通殷勤，似乎這事的成就，還是出於司馬相如的追求和挑撥，非卓文君出於自己的意志，再在卓文君自作白頭吟中有句話，「……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躑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嫁娶不須

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如果，這也認為對司馬相如而發，未免古今傳於艷事的結果，太淒涼了。但在史相如列傳中，「文君當爐」看來，又確是出於自願了。

我們寫歷史劇，果然是以史事為藍本，但是在劇本自身，每一個劇本必有一個中心題材，我們為認定卓文君是一個女性革命的先導，所以，我們假定卓文君的私奔所獲得的結果是光明的，這就有值得寫出的必要。

至於在此時此地，寫這個戀愛劇未免無補現實，在每個場面上，把程鄭就作為奸商，文君雖然在當年，決不是為了鄭程是奸商，所以不願嫁給他的兒子，這劇本特別這樣的強調，無非針對現實而寫，這點是作者特別要提出的，不過考據史實，鄭程也確是一個販賣骨董的商人，所以還不是故意的穿插。

至於寫這劇本，原是我們劇作協社的整個歷史劇之一，當時我們也覺得郭沫若先生曾在三個叛逆的女性裏會寫過卓文君的三幕劇，不過郭沫若先生在當年，或許

僅是偏重文藝的鑑賞，所以在第二幕的台詞，比較很難適於演出性，如果認為戲劇不是少數人鑑賞的，這種台詞未免太深了，簡直使觀眾不能了解。

所以我們劇作協社的周劍塵兄寫過西太后和梁紅玉後，原來在離開上海到昆明的時候，記得他還告訴外子拓荒，卓文君一劇，由他在昆明寫好寄來，但為時半年的時候，差不多連信也沒有寫過一封信到上海。這件事就因此擱置下來。

但周劍塵兄原有卓文君的電影劇本，本想代將這電影劇本改編，但終因電影劇本與話劇的劇本，在分幕分場台詞及背景都有不同，所以仍保存了電影劇本，另行由我編了這個劇本，寫完了後，我覺得在演出性上還能顧到一點後，其餘未覺滿意，還希高明指正。

惲 涵 寫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

本事

卓文君，漢臨邛人，卓王孫女，在一個明朗的清晨，在書房作詩詞，忽見婢女紅蕭送進一本司馬相如的名著子虛賦，這是卓文君最心愛的書，使她的意識中，認為她的意中人，將來能希望嫁給這個詩人，是多麼愉快。

天下事常是不如心願，因卓王孫是臨邛中的富人，卓王孫家僮八百，同時有商人程鄭，亦係當地富商，卓王孫因彼有資產，不願女兒同意與否，遂許配卓文君為程鄭之媳，雖經以自殺來威嚇，反對這件婚事，但終未達到目的，強迫卓文君嫁於程鄭為媳。

在那時，有司馬相如，因作客遊梁歸，因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卓文君曾暗約相如偕逃，不幸洩漏了消息，不能如願，迄至婚後在守空房，因程翁心懷調戲兒媳之意敗露，卓文君隨歸守寡於卓府。

一天，因司馬相如在京載客歸來，卓王孫亦慕其名，且得悉係王縣令所相善，隨設宴於卓府，邀王縣令，程鄭等作陪，誰知在此宴中，竟使這一對互戀已久的男女，堅定了意志，成爲一對意中的夫婦。

待機會到時，卓文君與相如準備隨紅簫與男僮秦二偕逃，夜奔於相如。但在臨行，此秘密被秦二所洩漏，因此卓王孫用出嚴父的手段，欲置文君於死地，色鬼程鄭也談其真節，無怪卓文君當作對這兩位長輩，作理直氣壯的反駁。

當形勢非常緊張的時候，站在旁邊的紅簫怒氣衝天，以爲很好的計劃，已被沒用的奴才秦二所破壞，遂在盛怒中拔劍向秦二直刺，同時紅簫自己亦爲愛情自殺而死。

卓王孫與程鄭見狀大駭，遂向內宅奔入躲避，卓文君遂見司馬相如走近前來，於是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相偕夜奔成都而去，走向自由光明的世界。

卓文君

第一幕

時間：

漢朝武帝初年時代

地點：

書房

人物：

卓文君 年二十四歲，是富於新思想，有正義感，且富有文學修養的女性。

紅 簫 年二十歲，是一個伶俐丫頭，頗有魄力，爲人甚忠，且亦好文學。

卓王孫 年五十歲，是一個封建思想甚濃之紳士。

程 鄭 年四十八歲，是愛錢如命，性好漁色之奸商。

秦二 年二十二歲，是一個意志薄弱的青年，爲卓府書童。

衆僕 是卓府的男女僕人

佈景：

這是一個書房的佈置，內部的陳設，有書檯，椅子，一旁有書架放着線裝的許多古書，並有大花瓶，及古玩多件，壁上懸有名畫四幅，一旁有便椅若干，以便友朋入室時便坐之用，後面有窗，隱約可見暖房物件，室之左內角，有正門，懸有鵝黃色之門簾。室之屋頂上掛着鸚鵡籠架，內有鸚鵡一隻。

幕啓時：

場上只有卓文君一人，坐在房中，無聊地伏在書檯上寫字，有心中煩悶的神情，在這時，籠架上的鸚鵡，四面望望地，看見紅簫，隨叫着小姐，紅簫！小姐，紅簫來！

文（停筆回頭看房門，見紅簫進來）

紅（跳躍着進來）小姐，（上前看所寫的字稱贊）好極了，寫得這樣好，小姐，你真聰明。

文（伸懶腰）唉！煩悶死了，外面有什麼消息嗎？紅簫。

紅（袖子裏拿出一本書，對小姐一揚）小姐，您看，這是你的愛物。

文（伸手）什麼愛物，給我看！

紅（身向後躲開在室內大笑不止）哈哈。

文（含笑帶羞地起身追）你有什麼笑，你有什麼笑！（伸手追上），拿來給我！

紅（開玩笑）不給小姐！

文（當即上來，正預備要打紅簫），

紅（把書送給小姐來求恕）小姐，給小姐！下次不敢！

文（同看司馬相如文集）

文（等一會，羨慕地）真好！

紅（開玩笑不止）真的，那不好，您還說什麼人好！當然是真好！

文（一面雙眼看書，一面對着站在背側的紅簫）您再說，我要打您的臭嘴。

紅（直招着）不說了，不說了！

文（看見父親悄悄地走進房來，就連忙把書丟開站起來招呼）爸爸！請坐！

紅（連忙地走開來）老爺！（過去倒了一杯茶來放在茶几上）老爺茶。

卓（坐下）文兒，我以為你們不在這裏，我真要找您說話！（舉杯飲茶）

文爸爸，我今天有點煩悶，到書房想寫寫詩解解悶，所以在這兒有一會啦！爸爸

有什麼事吩咐女兒？

卓文兒，你年幾已經不小了，應該配一個親事……

文爸爸，勿要誤會，我不是爲了沒有配親的煩悶。（等不到父親說下去，她聲明地說）。

卓（仍接續下去說）古人說，男大當娶，女大當嫁，做爸爸怎好違背古人的明訓

呢，程家伯伯，幾次來向我說，要你做媳婦，他家是很有錢的，（伸出大姆指一揚）是本縣首富，你嫁過去，真是享不盡榮華富貴啦。做爸爸也有了照應了。

文 爸爸，你不知道那程家伯伯，是一個奸商，他的榮華富貴，沒有什麼希奇的。祇要有錢，管什麼奸商不奸商，到底不是搶來的。

文 聽說，程家的行業，不是正當的商人，專門囤積貨物，賺來的，不顧到別人的死活，連米也會大量的囤積，現在不是都招冤，份份人家，都說他太自私了，地方上有了他，真害死了。無處爲生，那他有了錢，有什麼用，（低着頭）這種人家，我不願意嫁。

卓 （不贊同地）那末你要嫁那一種人家呢？

文 （低頭沉默不答）。

卓 我前夜想起了你的大事，睡也睡不着，獨自起來在花園中焚香禱告蒼天保佑你早得才郎，也好作我半子之靠，文兒，你要聽從爸爸的話！

文（仍低頭不答沉點好久）

卓（表示失望含怒）好，你爸爸沒有用了！

文（求恕）爸爸，別這麼說，我要嫁，要像……

（含羞地不說下去）。

卓（臉轉現喜色）你要像那樣的人家，文兒，你說！

文（含羞地）我要嫁有才學的人，像……像司馬相如這種人家。

卓哈哈，這些書香人家，都是有名無實的，像司馬相如，文學雖好，但是一個窮光蛋，我看他一世也討不起老婆來。

文（失望）那末，我又不……

秦（進來）老爺，程老爺來了。

卓（直立起來）噢，你請他進來好了。

文（心中十分不快，連忙走出）。

紅（隨小姐走出，但獨預伏窗外竊聽）。

卓程兄，請坐……

秦（進來倒了一杯茶，放到茶几上），程老爺，請用茶。

程（眼對着卓的面不大移動，仍注視卓說下去）好，放這裏。

卓（仍連續上面的話）……你近來生意做得很發達呢？

程（得意地）托福，托福。總算還可撈幾個錢回來。

卓聽說，去年發了一批財呢？真是鴻運的人。

程幸得年底的光景，囤積了不少貨色，不到幾天，一轉手，賺到錢了！但我還沒有多買，否則放到現在，價還天天看漲。

卓（羨慕地）到底老兄會做事，利市三江。

程好說，好說，（似忽想起來），卓兄，上次這件事怎麼了，不嫌小弟寒酸，那麼卓兄一定可以同意的。

卓（沉思）這件事，我可以說是十二萬分的同意，不過小女心裏有些……

程（搶着說）令媛心裏有什麼意思，我想是沒有問題的，在家從父母，祇要由你老兄作主，令媛難道不答應。

卓那當然，我可作主。

紅（窗上紅簫的影子一躲）

程既然這樣，那就沒有問題了，（摸袋取出玉器一件，雙手奉上）卓兄，我們就這樣決定了吧，這是聘禮。

卓（猶疑不決）程兄，等幾天吧，我，我要……（但仍接受）

程此後我們是親翁了，關係又深一層了，哈！哈！

卓哈哈，真的我們關係又深一層了。

程（站了起來）

紅（急入內報告小姐，窗上有影子躲過）。

程親翁，再會吧！我要走了，（向外就跑）。

卓（恭維地站起來，送出外面，就獨自回到房裏，玩弄程翁代兒作聘禮之玉器）。

紅（跟了小姐，急急地跑進房來）。

文（冷不防地奔到爸爸面前，兩眼怒視着）。

卓（一嚇，抬頭見女兒，急將玉器藏好），文……文兒，你……

文（怒怒地）爸爸，你替我配的這頭親事，我！我死也不同意。

卓這頭親事，有什麼不好呢？

文誰願意嫁給這無恥貪色的奸商做媳婦。（伏在椅上哭泣，（紅簫在旁勸）。

紅小姐，別這樣傷心，程家是很有錢的。

文（生氣地）我是去嫁給人的，不是去嫁給錢的。

紅（有意開玩笑）小姐，你不聽見人家說財可通神嗎？